



推荐出版

新浪原创

book.sina.com.cn/yc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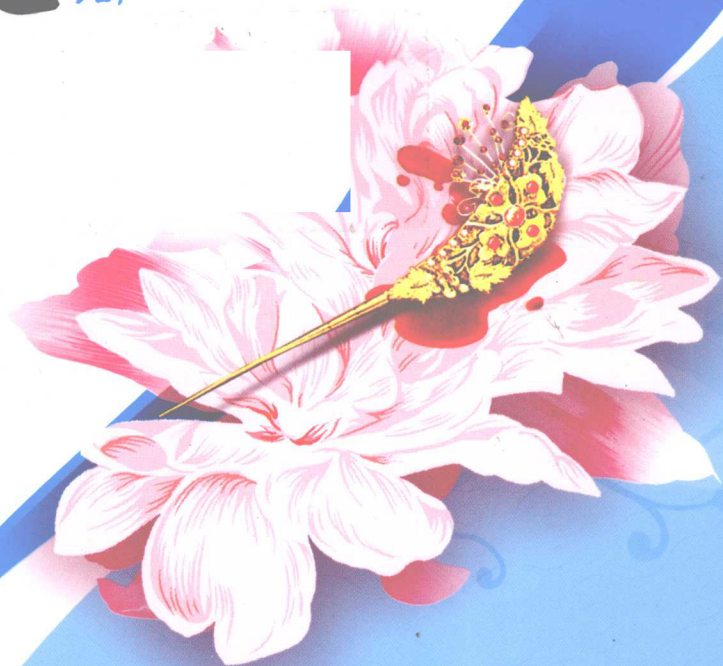
穿越 霸王花

5

大结局

黑暗中
的鲨鱼

—— 生一代一 双人怎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想亲天为谁春？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穿越霸王花

5

大结局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霸王花:大结局/黑暗中的鲨鱼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229-01335-6

I. ①穿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4926号

穿越霸王花——大结局

CHUANYUE BAWANGHUA(DAJIEJU)

黑暗中的鲨鱼 著

出版人:罗小卫

责任编辑:郑玲

责任校对:廖应碧

装帧设计: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蒋忠智 钟丹珂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9 字数:319千
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1335-6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7066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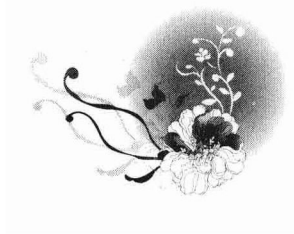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
录

- 第一章 千里黄河火连天 / 1
- 第二章 密约 / 44
- 第三章 佳人跃马硝烟里 / 73
- 第四章 人质 / 100
- 第五章 又别离 / 143
- 第六章 咫尺天涯 / 155
- 第七章 金风玉露再相逢 / 178
- 第八章 一片真心托虎狼 / 211
- 第九章 全线反击 / 239
- 第十章 生死两茫茫 / 265
- 尾 声 / 298





第一章 千里黄河火连天

听到纯儿亲笔签下诏书，正式宣布对西蜀国开战的消息，端昊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直直地望着大臣，本能地问道：

“你刚才说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？”

大臣有些奇怪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消息会给陛下带来这么大的冲击：

“回禀陛下，现在，大梁国已经宣布，由他们的皇后来主持国事，并且，新登基的大梁国皇后已经亲口宣布对西蜀国宣战！”

端昊的灵魂如同被人抽走了一样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他觉得自己的脑海中一片空白，双耳在嗡嗡作响。

“纯儿要主持大梁国的大局？并且，亲自宣布要对自己宣战？”

端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纯儿怎么会这么做？她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她嫁给别人，也许是因为对自己失望，也许是因为对自己还有误会。端昊相信，只要把纯儿夺回到自己身边，好好跟她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。等一切误会都消除了，纯儿就又会和自己在一起了。

可是，纯儿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她怎么可以领导着一个国家来和自己为敌，她怎么可以向自己宣战！自己，是她最爱的人啊！

“纯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让我的心好痛！”端昊惨叫了一声，一口鲜血就直喷了出来。

大臣被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扶住了端昊，同时高声喊人。

过了很久，端昊才缓过神来，他抬起眼，环顾四周，看见大臣内侍们都围聚在自己身旁，可是，这些人却让端昊觉得那么陌生。这种感觉，酷似当初他刚知道自己是



冒牌皇帝的那一天。只是，这次的打击似乎比那一次还要沉重！那时，他最先想到的是，即使自己不做皇帝了，还可以和纯儿一起归隐山林。可是现在，纯儿向全天下，宣布了他们之间的仇恨！一时间，端昊觉得身后没有了纯儿，仿佛自己全部的依靠都没有了。

这时，端昊才明白，原来纯儿一直是自己心中最信任的一座堡垒，自己其实始终都在依赖着这座堡垒，自己心中始终都有一个信念，不管千难万险，不管风云变幻，自己总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存身——就是纯儿的身边。

可是突然之间，这座堡垒不见了，只剩下端昊一个人站在风狂雨骤的悬崖边，再也没有了退路。

“陛下……”

看端昊睁开了眼睛，大臣赶紧问道：

“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

端昊勉强一笑：

“应战。还能怎么办？”

即使心中已经痛如刀绞，但是自己仍旧要承担皇帝的责任啊。

“是。”

“大梁国宣战也是必然的事情，不要被他们吓住，该怎么打还怎么打。我们现在节节胜利，最后的胜利也会是属于我们的。”端昊鼓舞着大臣们的士气，只是语气有些疲惫。

“是。”

“青衣卫照旧出发，不惜一切手段杀死完颜臻华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大梁国中那些所谓的监国重臣。见一个杀一个，他们一死，大梁国没有了股肱之臣，我们就可以尽快取得胜利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……”端昊犹豫了很久很久，才又说道：“大梁国皇后只能生擒，不要伤害到她。”

想到了纯儿，端昊的心中又是剧烈的一痛：

“纯儿啊，任凭你一把把朝我的心上插刀子，我还是不忍伤害你……”

其实放在以前，纯儿如果敢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，恐怕端昊早就气急败

坏地下了杀手了。只是现在，在亲身感受到了失去纯儿的痛苦之后，端昊再也狠不下这个心了——因为他明白，他可以失去一切——江山、尊严，就是不能失去纯儿。

大臣们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无法理解陛下对大梁国皇后这种特别的宽厚所为从何而来，现在大梁国的皇后才是大梁国真正的统治者啊，擒贼先擒王，怎么着，也应该先杀死大梁国的皇后啊？

当然，人们只是心中疑惑，却没有人敢问出来的。毕竟拿的是皇家的俸禄，就按照皇帝的意思办吧。

夜幕四合，端昊昏昏沉沉地陷入梦中，今天他太累了，如果不是战事正紧，那他一定会一醉方休！然后在大醉中，再去追问纯儿，究竟自己怎样做，她才肯回头？

同样的夜，同样痛苦的还有丝丽苔。她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卧房中，怀里抱着她的水晶球——水晶球，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了，可即使是水晶球，法力也大不如前了。

“自己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为了臻华，自己整整折腾了十几年，可是到头来，仍旧是一场空！”丝丽苔的眼中不禁涌起了一层清泪。

现在，丝丽苔只想找到一点能麻痹自己的东西，让自己暂时忘了心中的痛苦，找什么呢？丝丽苔的眼光慢慢在屋子里巡视着，最后还是落在了水晶球上。

丝丽苔把双眼一闭，就朝着端昊的梦中闯去——她要靠那极度的放纵，来麻痹自己！

端昊正在半睡半醒之间，忽然，一阵熟悉的倦意袭来，端昊还没有来得及抵抗，就沉睡了过去。当他刚一进入梦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朝着他走来。

“纯儿。”这是端昊当时最直观的反应，他太想纯儿了，太渴望纯儿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了。

但是马上端昊就失望了，纯儿的身子永远都是那么轻灵美丽，而现在朝他走来的这个人，虽然也很婀娜，但是却带着一身浑浊的魅力。

人影又走近了一些，这次端昊看清了，他有些厌烦地皱起了眉头：

“是你？”这个人影正是丝丽苔。

丝丽苔并不理会端昊的眼神，只是自顾自地开始宽衣解带。她已经有无数次在端昊的梦中和他欢愉了，所以她相信，端昊是抵挡不了自己的诱惑的。

所以，丝丽苔一边脱着衣服，就一边闭着眼睛，朝着端昊的身上靠了过来。

让丝丽苔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竟然靠了一个空，丝丽苔深感意外，她睁开眼睛，竟

然看见了端昊一脸厌恶的神情。

“你躲开了？为什么？”丝丽苔吃惊地问道。

端昊并不想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是烦躁地说道：

“你又来干什么？快走！”

丝丽苔咯咯一笑：

“你说我来干什么……”说着就又往端昊身上靠去，而这一次，端昊干脆一把就推开了她。

这时，丝丽苔才意识到，原来端昊是认真的：

“出什么事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很喜欢和我亲热吗？”

端昊冷冷地看着丝丽苔，眼中充满了厌恶：

“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看见你，更不想和你这个样子。”

端昊脸上的厌恶更重，似乎一想到要和丝丽苔亲热，都让他无法忍受。

“为什么？”丝丽苔叫了出来。

为什么？端昊的心中惨笑了一声：

“还能为什么？纯儿爱着我的时候，我看着世间的女子都是各有千秋，可是现在，纯儿离开我了，我却对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兴趣，如果能够交换，我情愿一辈子都不再碰别的女人，好换取纯儿重回我的身边。”

“你是为了方子纯？”丝丽苔的眉毛皱紧了。

端昊没有理她，他懒得跟丝丽苔解释，而且这些事也解释不清楚，他不是为了纯儿，强迫自己不碰别的女人了，而是心中，自然而然对纯儿以外的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了。

过去，纯儿跟他说——爱，就是要两心如一，一心一意，当时，他怎么都无法理解，一个男人只爱一个女人是怎样一种状态。但是现在，他理解了，原来，当一个男人真正深刻地爱上了一个女人之后，他的心中，的确是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女人的位置了。

端昊的拒绝，无疑让丝丽苔更加狂怒了。一天之内，她失去了臻华不算，甚至于连一个很好的床伴都不要她了，而这一切，都是因为那个叫方子纯的女人！

丝丽苔真的要疯了，要不是现在法力受损，她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先去杀了方子纯再说！可是现在，她却没有了这种能力了。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？”丝丽苔狂怒地在屋子转着圈子，她需要宣泄，她需要证明自



己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,对,她的手中还有严冰!

自从来到了行辕之后,丝丽苔几乎就没怎么搭理过严冰,每天就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而严冰则把这种情形理解为,丝丽苔对这种软禁生活的不满,所以严冰的心中一直深感愧疚。

今天,严冰突然听说,丝丽苔竟然闯到皇帝那里去了,还听说,大梁国的皇后竟然是曾经的鸿雁公主,叫方子纯!饶是严冰多年来走南闯北,此刻面对着这一连串的变故,也被惊得晕头转向,心乱如麻,直到深夜都还没有睡着。

就在这时,丝丽苔忽然闯进了他的卧室,严冰吓了一跳,赶紧迎了上去:

“阿丝,出什么事了,怎么你这么晚跑来了,是不是不舒服……”

严冰关切的话还没有说完,就自己顿住了,因为他清楚地看到,在丝丽苔的眼中,有两把火在烧。那种眼神太可怕了,严冰本能地向后退了半步,而丝丽苔却根本不容他后退,一下子就扑了上来,紧紧地抱住了他。

严冰这一下更不知如何是好了,虽然,他也曾经和丝丽苔亲热过,但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实质性的接触,他不明白,为什么丝丽苔会在这大半夜的突然跑来投怀送抱。

可是丝丽苔现在根本不容严冰再有思想了,她紧紧地抱住了严冰的身体,就把他推倒在床上,毫不犹豫地撕开了严冰的衣服!

天上一轮明月,地上万户人家。几多欢喜悲愁,各不相同。就像今夜,端昊伤心欲碎,丝丽苔严冰放纵销魂,而在大梁国中,却有一群人彻夜未眠。

庆典结束,纯儿一回到宫中,就接到了天象师的消息,于是,纯儿就和宰相他们急匆匆地赶到了臻华的寝宫。

寝宫中,臻华仍旧在昏睡,而守候在他身边的天象师,仍旧是脸色苍白——他还没有从刚才斗法的消耗中恢复过来。

“大师,出什么事了?”纯儿关切地问道。

“回禀娘娘,就在刚才,举行大典的时候,那个邪术又来攻击陛下,但是被我击退了。”

“啊!”一听邪术又来攻击,纯儿大吃一惊:“臻华没事吧?”

“陛下没事,幸亏有娘娘的鲜血维护。”天象师吸了一口气:“我虽然没能直接击毙了对方,但是我也重创了她,而且,我找到了这股邪术的来源。”

“哦?”一听天象师这句话,寝宫中的人都紧张了起来,因为人们虽然对邪术不了解,但是大概也都知道一点儿——邪术,只要找到了来源,基本上就可以找到破解之

法了。也就是说，臻华有救了。

天象师继续说道：

“这股邪术，是由一个女人施展的，这个女人使用的是来自于非常遥远的西方的法术，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。单凭这个女人，她的法术我足可以对付，可是这个女人身边，似乎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潜伏着。那种力量非常厉害。不过，据我推断，那种厉害的力量，应该是女人的师傅或者是同门在死前留给她的，所以，就如同无源之水，用一点就会少一点的，这不足为虑。”

“这个女人现在在哪里？”纯儿沉声问道。

“就在黄河口岸，西蜀国的行辕中，和宇文皇帝在一起。”

“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不清楚，只知道，她是一个波斯女人……”

“丝丽苔！”纯儿脱口而出，果然是她！这个因爱成恨的女人，终于变成了疯子！

“娘娘认识她？”

“见过一面，其中的纠葛就说来话长了。”

直到这时，纯儿才注意到，在天象师的眼中，堆积着深深的忧虑。

“大师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天象师轻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

“娘娘既然认识丝丽苔，那知不知道，在她的身边，还有一个年轻男人？”

“严冰？”纯儿脱口而出。

天象师摇了摇头：

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只知道他有二十七八岁，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，身上的气质很复杂，似乎游历过很多地方。”

“那就是严冰，他怎么了？”

天象师的目光阴郁：

“这位严冰，似乎是被丝丽苔用某种法术或者药物控制了。而且，就在刚才，丝丽苔已经和严冰结为男女之好了。丝丽苔修习的是至阴的法术，所以如果当她和一个人交好之后，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就会纠结在一起，共同来对付我们。而我们如果想摧毁丝丽苔，就必须连严冰一起摧毁。”

“啊！”纯儿惊叫了出来。

天象师神情黯然：



“我也不愿如此，因为据我观察，严冰其实是一位心底纯正的好人，我们天象一门，最忌的，就是滥杀无辜。可是现在，他们已经结好，两个人的灵魂，就如同紧紧扭在一起的绳索，是分不开的了。”

比起天象师来，纯儿的脸色更是难看了一万倍，她的身体重重地一晃，惨笑了一声：

“非要这样吗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”

天象师无奈地摇头：

“目前，我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”天象师终于看出了纯儿的不对劲。

纯儿的眼睛中涌起了一层薄薄的泪光：

“他是我的哥哥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”这一次，换成天象师吃惊了：“这个妖女，真是用心险恶至极！”天象师愤怒地说道。

众人一阵沉默，过了一会儿，天象师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娘娘和众位大人也不用过于忧虑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反正，不管用什么方式救陛下，我现在都做不了，因为我的伤势还没有恢复。所以，我们也不用急于动手。而且那个妖女也被我重创了，短期内，她也不会采取行动。等我伤势好些了之后，实在不行，我亲自去一趟西蜀国，想办法把严冰公子带到大梁国来，看能不能解开施在他身上的邪术。”

大家听天象师说得有理，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

众人散去，留下纯儿一人独自坐在臻华的身旁。纯儿为臻华擦洗完身子，换上干净的衣服——这是纯儿每天例行的功课，只要她人在大梁国，那么不管她多忙，多累，多么烦躁，都会亲自照顾臻华。在照顾臻华的同时，她会殷殷地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臻华，好像，只要把这些事都和臻华说了，臻华就能够分走她心中压着的重量似的，这是不是就是妻子对丈夫所特有的，那种毫无道理的莫名的依赖？

“臻华，你听到厮杀声了吗？今天正午，西蜀国的军队已经对我们的京城发起了总攻。而我们，为了能进一步诱敌深入，基本没有真正抵抗，只是在后退。附近的百姓都已经被撤离了，我们的百姓不会有太大伤亡的。现在，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你肯定不怕，对吧？我也不怕，因为我和你在一起。”纯儿脸上绽开了孩子般纯真的笑容。“臻华，放心吧，西蜀国得意不了多久的，天很快就要亮了，等天亮之后，他们就会

收到我们为他们准备的‘大礼’了！”

雪姬和胡杨女还有无喜无忧，已经在纯儿大婚的前一天汇合到了一起。按照事先的计划，她们把起兵的地点，选择在了西蜀国南部，千岛湖畔。之所以选择在这里，其一，是因为这里素来民风温顺，所以驻军极少，几乎不用费多少力气，就可以占领这块地方。

其二，千岛湖地形复杂，又是有名的鱼米之乡，真要退守，敌人难以攻击，而且这里的物资足够圣域大军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甚至是永远地打下去。

其三，走出千岛湖，前面就是一马平川，可以直捣西蜀国的都城，一旦发兵，必然会势不可当！

西蜀国内的布置，可以说已经万无一失。

起兵之日的那个黎明，这四个女子一起坐在一间小小的院落中，这个院落就是她们暂时落脚的地方。

她们四个都沉默着。因为她们知道，很快，她们就将亲手毁灭一个国家。

正午时分！几乎就在太阳升到正头顶的那一刻，雪姬和胡杨女的眼中，同时射出了一道寒光，两人相互一望，她们毫不意外的，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相同的东西！

“那就好！”既然心意相通，那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要干了。

“打！”胡杨女沉声发出了命令。

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圣域大军，开战了。

在起兵的同时，圣域大军已经扯起了一面巨大的旗帜，旗帜上绣着硕大的宇文二字！大字的旁边是宇文皇族的标志。

而同时，那些仍旧在继续潜伏着的圣域门徒，已经向各地散发了事先准备好的《告西蜀国人书》。

在这封公开告示中，详细说明了宇文端昊是假皇帝这件事，甚至把当年的经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！确凿的语言，精准的细节，让人没法不相信告示中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不仅如此，甚至告示中还说明了，梨太后其实是被宇文端昊杀死了！是宇文端昊在那个非常时期，为了巩固政权，为了永久埋藏住自己是假皇帝的秘密，才对梨太后痛下杀手的！

当然，这也不是全部的事实，事实是，梨宫月为了帮助端昊，自作主张杀死了梨太后。但是，在这个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相信，她是在宇文端昊的指使下，杀死的梨太后。



在告示的最后写道,这次起兵的主帅,是宇文皇族的长公主——韵琪公主!十几年前,宇文端昊知道了公主的身份,所以对公主多方迫害,公主被迫远走西域,今天,公主卷土重来,不为争夺皇权,只为了能在天下人面前,揭穿宇文端昊的真面目!

长公主的身份,不容人质疑,因为她手中掌握着先帝和梨太后的信物,这是梨太后当时送走她时,不忍心就这么舍弃女儿,而放在她身上的。

这一句当然是谎话,当年梨太后送走柯韵琪的时候,恨不得让自己都相信,自己从来都没有生过这个女儿,所以,肯定不会再在她身上放上什么信物。

但是,柯韵琪的手中,还真有两件能让所有宇文皇族的人都信服的信物。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吗?其实很简单,还记得梨太后身边的那个女官吗?她也是圣域门徒!

当接到了雪姬发出的指令之后,女官立刻就窃取出了两件可以作为信物的东西,潜出了皇宫。在第一时间,把信物送到了柯韵琪的手里,并且告诉了她们,当年梨太后偷换婴儿的所有的细节,还告诉了她们梨太后的死因。

三十年前,圣域主人就已经开始了阴谋瓦解西蜀国的工作,所以说,这是一场漫长的,经过了三十年的权谋斗争。而这一切,当初曾经因为圣域主人的原因,都停止了。本来,宇文端昊如果肯像臻华、像完颜洪烈一样,做一个仁爱的君主,也许,这一切秘密都会慢慢地被人们遗忘。但是,他的所作所为,终于招到天怒人怨!把自己逼到了死路上!

端昊是在雪姬她们起兵的第二天,得到消息的,同时给他送来的,还有一封告示。

看着告示,端昊只觉得眼前一黑,告示上那一个个棋子大的字迹连成了模糊的一片。他已经看不清楚告示上究竟是写的什么了,眼前只有一头黑色的怪兽,卷着邪恶的黑烟,长着血盆大口,不停地吞噬着,它要吞噬掉端昊所拥有的一切,财富、地位、权力,所有端昊所在乎的一切。

端昊毕竟是一位在权力的巅峰搏斗了将近二十年的皇帝,在险恶的关头,他也能强迫自己镇定下来,就如比如说现在。

端昊屏退了所有的人,然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桌前,静静地思忖着,他在细致地分析着眼前的局势,盘点着自己手中所剩的筹码。

端昊就这样独自枯坐着,时间一分一秒地滑走,忽然,一阵脚步声传来,端昊一怔——谁敢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他?

端昊刚要发作，就见他的亲信内侍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轻声说道：

“陛下，武陵将军来了。”

“啊?!”端昊心头一震：“快请。”

现在武陵已经成了端昊的心腹，端昊自己带兵亲征，特意命武陵驻守京城，盯着宇文皇族的动向，一旦其他皇族宗室有什么异动，就马上通知端昊。

在这个时候，武陵突然赶来，一定是京中出了很大的变故，已经不能再用书信传达消息了，所以他才会亲自赶来。尤其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，听说武陵来了，端昊的心中，不禁又升起了一层不祥的阴影。

武陵进来了，身上脸上尽是征尘和疲惫：

“见过陛下。”

“免礼，你来得好快，战报才刚到，你就到了。”虽然心中烦乱，但是端昊还是不会把情绪带到脸上来的，他仍旧和蔼地赞扬着武陵。

武陵苦笑了一笑：

“身为大内密探，我本应该在战报到之前，甚至是在他们起兵之前，就把消息送来的。只是，这件事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儿风声都没有听到。”

端昊深谙帝王之术，他知道，现在绝对不是责怪下属的时候，目前最关键的，是怀柔，是收买人心！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，他更需要有人为他去卖命！

“正如你所说的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你没有防备，也情有可原。你能现在赶来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足以看出你对朕的赤诚忠心，朕很欣慰。说吧，京城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武陵再次谢过了端昊的勉励，才说道：

“陛下让臣监视皇族的动向，我发现，叛军刚一起兵，皇族中就有人在和叛军秘密接触，而且这一次，皇族中的人似乎是达成了同盟，凡是他们控制着的地方，都在为叛军大开方便之门。”

端昊心中愤怒，但是脸上却显出了玩味的笑意：

“哦？会这样？那你觉得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见武陵有些犹豫，端昊就又说道：

“大胆说嘛，现在在你我之间，还有什么不能畅所欲言的呢？”

“是，”武陵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说道：“我觉得，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那个柯韵琪，打出了不想争夺江山的旗号，所以皇族宗室们就开始跃跃欲试了。如果柯韵琪的目的，只是找陛下报私仇，而不是要做皇帝，那么其他人就可以利用她打败陛下，然



后,由他们来坐这个江山。陛下跟柯韵琪鹬蚌相争,他们坐收渔翁之利!”

“没错,你说得很对!”端昊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:“这可能就是女人最麻烦的地方。她们真的可以不为任何目的,就为了报一个私仇,而发动一场战争。”

端昊说得没错,如果柯韵琪存着一份想要夺江山的心,事情都会好解决得多。因为,那样的话,至少皇族们是宁可选择帮助他这个假皇帝,也不会帮助那个真公主的——假皇帝到什么时候都是假的,以后还可以找机会慢慢收拾。可是真公主如果拥有了天下,那就真没有借口再推翻她了。

可是现在,柯韵琪已经亮明了自己的态度——我什么都不为,就为了逼死宇文端昊!这个理由,可是太符合皇族们的心思了!一下子,柯韵琪的叛乱得到了皇族大力的支持。

“严丞相那一系力量,是什么态度?”端昊问道。

现在,严丞相的那张大网,已经愈加的强大了。

武陵的目光闪动:

“这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。”

“哦?怎么了?”

“严丞相竟然是在观望。他是陛下的至亲啊,他怎么能观望呢?”

当武陵谈到严丞相面对这次兵变的态度时,他显得非常的愤愤不平。

可是和武陵的愤怒正相反,端昊听了他的话之后,却是分外的平静,脸上甚至还带着些嘲讽的笑容。端昊含笑问道:

“现在朝中观望的恐怕不止严丞相一家皇亲国戚吧,朕的其他国戚们,态度也是如此吧?”

武陵知道,端昊口中所谓的“其他国戚”,指的就是其他妃嫔们的娘家,多年来,端昊广充后宫,朝中重臣们,基本都有女儿在宫中为妃,而端昊,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姻亲关系,在朝中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统治网。在过去,这张网是端昊最忠实,最可靠的力量。

武陵沉吟了一下,决定实话实说——身为大内密探的总管,他的使命,就是把一切有用的消息告诉皇帝,不管这个消息是好还是坏。

“回陛下,确实是像陛下所说的那样,朝中重臣现在的态度都不明朗。”

看着武陵那紧锁的眉头和阴沉的面庞,端昊又是一笑:

“怎么？你很不能容忍他们的行为，是吗？”

武陵见端昊看破了自己的心思，索性也就不再隐瞒了：

“对，臣的确是接受不了他们的这种做法。即使是在民间，婿有难，岳家相助，也是最根本的情理，本来都是至亲骨肉，可是他们竟然……”

武陵及时地刹住了话头，因为他怕再说下去的话，会说出一一些冒犯的词句来了。在皇帝的面前，是不能那么失礼的。

面对着武陵的怒火，端昊仍旧是非常的平静：

“武将军，能为朕不平，说明你的确是对朕忠心耿耿。有你这种态度，我就很安慰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我要想点事情。”

“陛下，我不累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您尽管吩咐就可以了。”武陵赶紧说道。

端昊微微一笑：

“放心吧，国家多难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肯定会很快就给你分派任务的，现在你先去休息。也许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差人去叫你了。”

“是，臣随时等候陛下差遣。”说完话，武陵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，才转身离去。

直到武陵走了很久之后，端昊才卸下了脸上那张厚厚的面具，露出了悲哀、疲惫的神情。他惨笑了一声：

风雨飘摇，众叛亲离。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在一天之内，把这所有的滋味都体会到。

在这个世上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女人肯陪他共渡难关，和他生死不弃吗？有，纯儿！

端昊坚信，如果纯儿一直留在他身边，现在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并肩作战，哪怕明知是死，她也会陪着他共赴黄泉！纯儿一定会这么做的。

甚至于即使纯儿没有在他身边，如果纯儿听说他处于困境，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赶回到他的身边，安慰他，陪伴他，支持他。

因为自己虽然有过无数的女人，但只有纯儿是毫无目的地单纯地爱着他这个人的！

只可惜，现在纯儿已经嫁做他人妇了！

想到这里，端昊不禁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愤恨：

完颜臻华，如果不是你趁虚而入，纯儿现在一定还在等着我的召唤！早知道会这样，我真应该一早就杀死你！就不会让你抢走我的纯儿了。一定是纯儿在等着我的时候，越来越没有信心，越来越觉得已经失宠于我，你才趁机欺骗了她，否则，纯儿肯定



不会放下我，再去嫁给别人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！纯儿如果知道我还在记挂着她，肯定早就已经回到我身边了。

不管是自欺也好，还是心中真在这么认为也罢，反正端昊就是不相信，纯儿会忘了他！

“那么现在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慢慢地，端昊的目光又从混乱的愤怒，变得灼人而锐利了。他毕竟是宇文端昊，是在权力的巅峰打滚了近二十年的西蜀国皇帝，任何困难都休想打败他。眼前的局势，虽然看起来是兵败如山倒，但是端昊绝对不会就这么放弃！困兽犹斗，垂死还要挣扎，在端昊的字典里，绝对没有“束手待毙”这样的词语。

当心思一沉静下来，端昊马上就找到了解决事情的入口：

“来人，请武陵将军过来！”

武陵没想到，皇帝竟然这么快就又要找他，匆匆忙忙地就赶了过来。

端昊也没有客套，武陵刚一行完礼，端昊就问道：

“武将军，我想问你件事情。”

“陛下请讲。”

“我看战报上说，西蜀国内的叛军完全是用火器武装起来的，并且叛军的人员组成都是已经在西蜀国内居住了很久的人，甚至有些根本就是西蜀国人。而且那些外来的人，看起来也不像是大梁国人。所以，他们判断不出这支叛军究竟是什么来历，对于这件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困扰端昊的问题，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，能够完全影响端昊对大局判断的问题——怎么就会有这么一只叛军，突然从天而降呢？

武陵沉吟了片刻，说道：

“回陛下，的确就像陛下所说的那样，朝中的大人们，对于这只军队的来历议论纷纷，但是谁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微臣倒是有一个想法，只是似乎有些荒谬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大胆地说，这个时候，不管多么荒谬的想法，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到正确的路上去。”

“陛下还记得圣域吗？”

“西域的圣域？！”

“对，西域那个最神秘也最有势力的帮派。我还记得，最初在岭南王府威胁岭南王的，就是来自圣域的人。而且，岭南王造反初期，军中也有西域人在用火器协助他。